聞聽在台北就是「午宴」、「晚宴」，而且午宴也用酒。酒量好的，「中飲」留量，到晚宴時，都教酒已成爲體貌與風俗。幸而台北大洋公司楊家夫婦事先囑咐了三位明星，她們只作勢舉杯逕睛，決不真飲，這才度過了三天。一行去阿里山拍高山外景，同「山胞」一起跳舞會餐，足足兩天兩夜，方才另取新路，汽車送到台中，喜接到達了日月潭的涵碧樓。

在日月潭，看到了最美麗的高山族女人，這是三百多年前有荷蘭白人血統的，雙睛圓大而漂亮，鼻挺而修白。募來的二十名「鹿記」女演員，配演一場「華舞」，並由當地第一歌手白姑娘主唱，拍完後，公司在日月潭一家酒樓會餐慰勞，雪娘三位明星，得到同她們接近的機會。林玉樓的批評是：「白而健康泛紅色，集東方人和白人之長，都市中從來見不到這麼美艷的女子。」

「她們二十多人，有七八個如果去選世界小姐，台北、香港沒一個追得上。」這是良子的看法。雪娘道：「除了面部、體條、個子美以外，還有氣質呢！但如果住在都市中，很快就會有那種很高貴氣質的。」她們個個都說國語，自然也早得到基本九年教育，一般家庭都作手工藝品，供遊客購買作禮物。大家在宴會當中，拍攝了紀錄片，雪娘有心，叫良子同她們交換了姓名與地址。

她們第三天遊這湖濱的名勝寺院，可怪的是每個寺廟，都只供遊客見不到和尚道士，這確是特別的。自台中乘快車，三小時到達南部的高雄，這是第一大商港。令人失望的是百貨公司又大又高，裡面的陳列却土氣十足，可講全沒有管理和設計。再便是自動電樓梯和總築本身，都粗糙不堪，好像一切是速成物。——「沒有可供遊玩的地方，只有個澄清湖。」

水上的遊廊簡單，不明白一個公園爲什麼沒有建設。拍影隊次日先飛南韓，三位女星返到台北登機，爲怕憑酬，便不入市。四小時半的飛行，獲得了休息，漢城是美式作風，住進了遠不及香港的一流酒店。

「但文化不是應浮的，我只聞名，大家第一次來到。」良子說酒店的女侍體貌近乎日本。雪娘道：「日本傳統在南韓有五十年以上的時間，還是有影响的。休息一夜後，汽車開去郊外的一座建於唐代的泰嶽寺歇下來。有二十多院落，劃出了兩大院供電影工作者用。

九七六：集體羅漢高山出美人

三二〇：曾想要自殺

然後又是沉寂。

「各位台前、台後和觀衆席上的朋友，我很感激大家，一千分、一萬分的感激！……」在單娟的聲調低沉，而且說得很慢。她的心情完全從聲音中表現出來了。

停了好一會兒，她才繼續說下去：

「我沒想到會有這麼不幸的遭遇！這對我的迎頭打擊實在太大了！……我曾經很沮喪、很消沉，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而且的確也想過了去，再也爬不起來！我已經完啦……我覺得自己已經死了！起碼，過去的在聚鋼已經死了，現在活着的只是一具活肉行屍！……」在聚娟的聲調有點哽咽。也許，她的眼淚已經從出眶裡流出來了。

收音機前的樂志遠看不到在裡頭的哀情，同樣的，台下的觀衆在發點的燈光下也看不見。然而，每一個人都相信她已在流淚。

七六：應要互相鼓勵

「我生活得很好，我不需要任應補償的。」她却搖了搖頭說，「能水遠配住我，這對我來說，就已經很滿足了！」

「別哭我，你的家庭還清並不充裕，我打算盡力帮助你，」李良坦誠地說，「可別怪我率直說出這些話。同時，你的心理也很矛盾，既然要我不要想你，却又要我永遠配住你，這，是不是很矛盾的。唉，別再想以前的事了，過去的，就讓流水似的過去好了，消失了的人生的酒醋看法，我們應該展望將來，尋找我們的將來！」

「人，往往是很矛盾的。唉，別再想以前的事了，過去的，就讓流水似的過去好了，消失了的人生的酒醋看法，我們應該展望將來，尋找我們的將來！」

「這是對人生的悠悠看法，我們應該展望將來，尋找我們的將來！」

李良有點激動地說。

「你——」她睜大了眼睛，顯得有點驚慌了。

「我們還會有將來嗎？」

「怎會沒有呢？可以創造嘛。」他鼓勵她，「我們既是知己，就應該常常互相鼓勵。」

一一五：秀子的影响

突然而來的偶遇，有時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，或者會使一個人的路向有所轉變。繼明的遇見秀子，雖不敢奢到改變命運，他也不會更改走路的方向。但她忽然闖入他的思緒裡，深入蓋魂。她在汽車船上、茶座裡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，都那麼深刻地留在他腦子裡。

晚上睡下床將，他老睜開眼睛，白天和秀子在一起的每個細節都放映腦幕上，一次又一次……奇怪，過去，他對秀子毫無印象。只不過一個下午的相處，她却如此深入自己的心腦！這倒是他料想不到的。

記得她最後叮囑自己的話——希望他加入華華公司，這樣一來，她多一個好朋友，多一份力量支持。她樂意拜他做師父，學好武功，拍幾部武俠片！

如果沒有「奇遇」，沒有秀子的慫恿，他回到醫館，會去找錦田商會——好不好接受錦華的合約？自己也會冷靜考慮司義約，把往日對龍錦華的憎惡和愛不起的又厭又大情緒石頭搬掉，決心幹大少爺做事！

但他還有個苦惱。就怕自己這樣一去，搬下醫館和媽媽，雖好些不知情的街坊非議。阿光阿桃叔已是媽媽的心腹，他不想向他們說什麼。妹妹繼珠雖然吱吱喳喳，但是她快要中學畢業，正爲明年會考加緊刨功課。有空，她常約繼康去玩樂、消遣。大概是女孩子吧？繼珠即使好動，性格強硬，但她明明知道媽媽和龍長來往的秘密，但不像繼明那樣疾憤，冀得家庭鳥天黑地，她要眼閉塞眼閉……繼明曉得，她是受到阿光、阿桃的影响。因此，作爲醫館的繼承人，他覺得孤立，要向外發展！

一：黃山大會

半晌，一陣山風吹了進來，嗽漢被吹熄，光線倏地一暗，羅蓋心頭無端地緊張起來，接着遠處似乎傳來一個慘厲的笑聲！

羅蓋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，粗獨的呼吸聲，此起彼落，衆人動也不敢一動。就在此刻，外面傳來邵匡遠的叫聲：「何方高人夜訪，敢請現身！」

他連叫三遍，才聽見一個尖細如線的聲音道：「叫邵光邵今夜好好睡一覺，以後他再沒有道理機會了！」

邵匡遠道：「請問尊駕是何方高人？」

那人似在極遠，但聲音送入羅蓋的耳中，仍然十分清晰。

「你連不配問！」

邵匡遠哥問了幾句話，那人都不答他，料已去遠。光照斗忖道：「爲何邵光邵毫無聲息，也不表示一下？難道他躺倉抱病子與繼續遊了，屋內又陷於黑暗！只聽得外面傳來季知什麼要事，請勿出來，以免誤入岔黑暗中傷亡！」

光照斗道：「在黑暗中傷亡的人，高明有限，何懼之哉？」

「閣下若被襲，咱們頭難安，但閣下的好意咱們心領了！」

光照斗道：「在下出去小解一下，料夜問題吧？」

「請！」季知道：「光照斗出去之後，輕聲問道：「李兄，船在下好奇心重，問你一句，到底是不是有强敵要上山？」

「著實來的那個人是杜莊主，他跟丐帮殷長老是好朋友，根據丐帮傳到的消息，有人揚言明早要上山對家師不利！」（一五）

「人家會好好的，我也會好好的。」

「上天善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」，這是灶君辦會的對聯。

相傳在農歷十二月廿四日，灶君便上天朝玉帝，奏人間的善惡，爲善惡降禍福除災。因此，不知在何朝代起，家家都在這天與灶君餞行，名爲謝灶。給灶君一點甜頭，所以謝灶必定有糖，更有用麥芽糖，希望膠着灶君嘴巴，有話說不出，亦有用酒糟塗抹灶唇，調之醉司命，把灶君灌醉了，忘記了人間善惡。所以祭神，最者廣異如祭灶，亦可見一般人平日的行爲，總有未盡善處，如果問心無愧，又何必如此呢？

祭灶之風俗早已有之，醫者亦不免，記得說枝山有首送灶詩云：「豆芽麻解錢行踪，拜祀伴痴且詐勢，只有一般休閑心，傾君奏我一年朝。」

灶謝

「上天善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」，這是灶君辦會的對聯。

相傳在農歷十二月廿四日，灶君便上天朝玉帝，奏人間的善惡，爲善惡降禍福除災。因此，不知在何朝代起，家家都在這天與灶君餞行，名爲謝灶。給灶君一點甜頭，所以謝灶必定有糖，更有用麥芽糖，希望膠着灶君嘴巴，有話說不出，亦有用酒糟塗抹灶唇，調之醉司命，把灶君灌醉了，忘記了人間善惡。所以祭神，最者廣異如祭灶，亦可見一般人平日的行爲，總有未盡善處，如果問心無愧，又何必如此呢？

祭灶之風俗早已有之，醫者亦不免，記得說枝山有首送灶詩云：「豆芽麻解錢行踪，拜祀伴痴且詐勢，只有一般休閑心，傾君奏我一年朝。」

一五：巨型八爪魚

珊瑚說道：

「如果不能解決海水污染的辦法，則第二個辦法便出現了，這是我和你都不願意看見的，那就是，那些造成海水污染的工廠，都會在一夜之間，化爲烏有！」

胡江海一怔道：

「會有這些事出現嗎？」

珊瑚點頭肯定地說道：

「會的，當然會，聽來似乎是不可能，是我信口開河了。但是，這是眞的，會成爲事實，而且這種事實，很快便會出現，我當然不希望會有這種慘劇發生，可是却又無法去阻止！」

胡江海道：

「不會是無法阻止的，只要事前知道計劃，我們可能會及時去阻止，會找尋一個可行的解決污染海水的方法的！那些人是誰？」

珊瑚搖搖頭，嘆息一聲道：

「不是人，是魚類，是他們要毀滅那些造成海水污染的不負責任的工廠！」

胡江海詫異萬分，問道：

「會是魚類？你不是說笑話吧？」

「我說的是眞話，在海底的魚類，有一種潛伏在深海的巨型八爪魚，你看過一些科幻電影吧！是八爪怪物！」

珊瑚正色說道：

「我說的是眞話，在海底的魚類，有一種潛伏在深海的巨型八爪魚，你看過一些科幻電影吧！是八爪怪物！」

「人的建個計劃，你說出來，我們可能會及時去阻止，會找尋一個可行的解決污染海水的方法的！那些人是誰？」

珊瑚搖搖頭，嘆息一聲道：

「不是人，是魚類，是他們要毀滅那些造成海水污染的不負責任的工廠！」

胡江海詫異萬分，問道：

「會是魚類？你不是說笑話吧？」

「我說的是眞話，在海底的魚類，有一種潛伏在深海的巨型八爪魚，你看過一些科幻電影吧！是八爪怪物！」

「人家會好好的，我也會好好的。」

「上天善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」，這是灶君辦會的對聯。

相傳在農歷十二月廿四日，灶君便上天朝玉帝，奏人間的善惡，爲善惡降禍福除災。因此，不知在何朝代起，家家都在這天與灶君餞行，名爲謝灶。給灶君一點甜頭，所以謝灶必定有糖，更有用麥芽糖，希望膠着灶君嘴巴，有話說不出，亦有用酒糟塗抹灶唇，調之醉司命，把灶君灌醉了，忘記了人間善惡。所以祭神，最者廣異如祭灶，亦可見一般人平日的行爲，總有未盡善處，如果問心無愧，又何必如此呢？

祭灶之風俗早已有之，醫者亦不免，記得說枝山有首送灶詩云：「豆芽麻解錢行踪，拜祀伴痴且詐勢，只有一般休閑心，傾君奏我一年朝。」

喜歡唱非歌唱不懂

流行歌曲藝術

吐詞咬字有別

歌迷想而變成歌星的話

兩者的區別就要弄清楚

知音此處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是一位唱歌迷，對於流行歌曲或音藝術歌曲我都很喜歡，有空時，我也會唱唱。我的問題是唱歌時怎樣才能把歌詞唱得清楚？

王健民

王健民先生：

唱歌時如何才能把歌詞唱得清晰而又有感情，這是歌唱中很寬要的技巧之一，的確歌曲主要是音符（旋律）和歌詞相結合的，所以除了要將旋律唱得流暢之外，還要將字吐清楚，這樣才能將歌曲中的內容傳達給聽衆，讓聽衆能受到感染，產生共鳴。

唱歌時的語言和生活上所說的語言是有區別的，它的區別在於唱歌的語言要豐富得多，因爲要使唱出來的語言樣樣滿的共鳴，所以必須將語言美化，也就是說唱歌時所發出的字音和母音都需要加以擴大（或者叫做誇張）。

唱歌時吐字會受到虛律的約束，因爲音調有高低，速度有快慢，所以對於字音要特別考究。根據我們的體會，字頭和字腹（也就是子音和母音）總是相連的，字頭的時間只有一剎間，字腹要加以延長，而收音（即是字尾）時也只是最後稍稍一帶而逝。

上面所談的是本上是唱藝術歌曲時所要求的，它的吐字似乎更近乎於生活上一般說話的聲音，也就是聲樂藝術的吐詞咬字。如果是唱流行歌曲時，可以說大部份是借助於擴音器的功能，只要歌者能說純淨的標準度，因爲唱流行歌曲時的時張程度，因爲唱流行歌曲時的聲音共鳴